

莫友芝有关持静斋藏书手札六通考释*

张 剑

莫友芝(1811-1871)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和目录学家,他生前曾为著名政治家、藏书家丁日昌的“持静斋”藏书编有《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纪要》。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字雨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曾任江苏巡抚、福建巡抚、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要职,藏书达10万馀卷,多宋元版本及旧钞本,藏本质量很高。但关于其藏书及莫氏所编书目的研究,除薛雅文先生在其专著《莫友芝之目录版本学研究》^①中有专章探讨外,尚不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藏有一批莫友芝书信底稿,其中关于持静斋藏书有六通,对于研究持静斋藏书及莫氏编目有积极意义,为便于研究利用,特整理考释如下(凡不能确认之字加方括号以别之)。

一(见图一)

北平^②先生侍史:中秋之游,就衰筋力,不足尽湖山之胜,而独喜东城精舍得倚居停,教诲饮食,随事开益,靡有涯涘。留再浹辰,犹恨言别之匆匆也。冬晴伏惟起居康适,嗽上气当尽除,是所至禱。世兄需次淮北,果定来春行耶?

友芝至苏少留,寻有沪上之役,至上月下旬乃还苏,及晤典浙两试使^③,别于锡山,即移砚苏藩署,为禹生方伯^④检点所收四部善本,为目录,期一月藏功,日夕竟无暇晷。衰年多病,终日向纸堆求生活,岂不可笑?赖

* 本文系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立项成果。

①台湾花木兰工作坊,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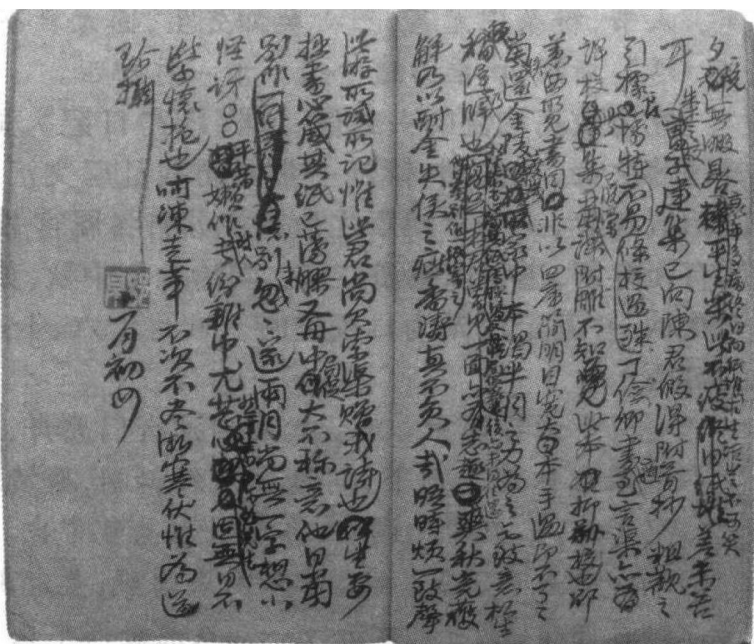
②北平:即高均儒(1812-1872),字伯平,浙江秀水人。先后客潘锡恩、杨以增、庚长、吴棠、马新贻等幕。精音韵训诂之学,著有《可亭文稿》、《续东轩遗集》,道光间曾校勘李兆洛《养一斋诗文集》。伯平,莫友芝又写作北平或北坪。如莫友芝《邵亭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十八日记云:“又访高北平均儒。”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记云:“问东城讲舍高北坪山长均儒。”按同治五年五月至同治七年七月《邵亭日记》藏于国家图书馆。

③典浙两试使:指曾任浙江乡试主考官的张霁亭、张之洞。

④禹生方伯:即丁日昌。

平生乐此不疲，差未苦耳！

朱述之^①校《曹子建集》，已向陈君^②假得，附胥抄，粗观之，引据良博，特条校过，殊不易。丁俭卿^③书适至，言渠亦详校此集，已脱稿，当谋附雕，不知曾见此本，抑别校也。邵蕙西^④所见书目，非以《四库简明目》宽大本手过，即不了了，当俟还金陵度岁，取家中本，竭半月



(图一)

之力为之，乞致意松生^⑤，须稍迟乃归也。松生要拙书《心箴》，其纸薄胶过，又舟中局促，不称意，他日当别作一纸寄之。

高足[朱]君曾见一面，亦有志趣，后亦未得往还。爽秋竟获解，乃以耐金失候之疵。香涛^⑥真不负人哉！晤时烦一致声。此游所识所记，惟此君尚欠索渠赠我诗也。别来忽忽遂两月，尚无一字，想小怪讶。友芝平昔懒作致

- ①朱述之：即朱绪曾（1805-1860），字述之。江苏上元人。道光二年举人，嗜读书，藏书十数万卷，皆以精审称。著有《开有益斋读书志》一卷、续志一卷，《金石文字记》一卷、《金陵诗汇》、《续宋文鉴》、《中论注》、《金陵旧闻》、《笔谱》、《论语义证》、《曹子建集考异》、《开有益斋集》等。
- ②陈君：指陈骥德，字千里，号良斋，浙江海盐人，为朱绪曾弟子，著有《吉云居书画录》。据《邵亭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廿九日载：“假得陈良斋骥德所藏《曹子建集》评本，谓其师金陵朱述之绪曾所校。”
- ③丁俭卿：即丁晏（1794-1875），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人。清代著名经学家，曾校《曹子建集》，著述达四十七种百三十六卷，已刊者为《颐志斋丛书》，未刊稿本多为国家图书馆收藏。
- ④邵蕙西：即邵懿辰（1810-1862），字映垣，号位西、蕙西，浙江仁和人。道光十一年举人。道光二十一年充内阁中书，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先后任军机处章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居京师时，藏书甚富，案头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部，所见宋、元旧刻本、钞本，辄手记于各书之下，以备校勘。著有《邵位西遗文》、《蕙西先生遗稿》、《半岩庐遗集》等。
- ⑤松生：即丁丙（1832-1899），字嘉鱼，别字松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末大藏书家，著有《庚辛泣杭录》，辑刻有《武林掌故丛编》，又著录所藏善本书为《善本书室藏书志》。
- ⑥香涛：即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同治六年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及湖北学政。后历任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

人书,纷杂中尤甚,然心契如先生,固无日不萦怀抱也。呵冻走笔,不次不尽。渐寒,伏惟为道珍摄。十一月初四。

此为致高均儒的一封信。据《邵亭日记》,同治四年(1865)春,莫友芝奉曾国藩之命,往扬州、镇江一带寻访战乱后文汇、文宗两阁《四库全书》遗书;同治五年春,又奉李鸿章之命查江苏省各属官书,兼查核各儒学各书院官书兵后有无存留,遂得以畅游江南。同治六年中秋,莫友芝漫游至杭州,与高均儒等人欢饮,并商定泛湖为日夜之游。八月十六、十七的日记记载了这次令人愉快的游历:

十六日丙申。晴。食后出涌金门登舟,遍历湖中胜处。过杨利叔象济于孤山林处士祠下,同过吾舟叙契阔,薄晚,湖心亭下饭,月上,遍泛湖中空旷处,三更即泊湖心,真如坐水晶宫中也。

十七日丁丑。晴。昨未及表忠观,晨起补之。观前池荷映初日献妍者,尚百许枝,观中桂才开十一。入涌金门早饭,搜鼓楼及清河坊肆,唯亦西斋中多有可检者。访孙邵闻衣言于紫阳书院,适其生日。

之后十数日,他与高均儒、许增、孙衣言、丁申、丁丙、万篋轩、宗湘文、曹葛民等人谈学论艺,往来甚密。他品鉴过宗湘文所藏《北齐兰陵王萧碑》旧拓本和宋残本《玉篇》;品鉴过许增所藏的《鲜于伯几行书横卷》和《吴匏菴草稿册》;品鉴过丁丙所藏的宋本《四书集注》,丁丙还以《三老碑》拓本相赠,并索书宋范浚所撰《范氏心箴》。九月初三,莫友芝赴马新贻招饮,至九月初七始登舟离去。途经嘉兴、嘉善,于九月十二日至苏州,次日拜见丁日昌,为校勘其所编《牧令箴言》,并检核持静斋藏书。九月廿四日正式开始检书工作。十月初八日同方存之赴上海游览,廿四日始还苏州,时浙江乡试主考官张霁亭留苏等待莫友芝三日不至,始向无锡,留张之洞相待,友芝得与张之洞偕行无锡送别之,途中与之洞作竟日之谈,以为“别来无此乐也”(《邵亭日记》同治六年十月廿五日记)。廿八日复入苏州检核持静斋藏书。十一月初三日“作字寄高北平”。考信中所写内容,与日记所载基本吻合。据此我们不难判断出此信的具体书写日期当即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此信署日期为“十一月初四”,似与日记所载相差一天,但莫友芝常有当日写信而署次日之期的习惯,这大约是因为写信之时往往在深夜,须次日才能发出的缘故。

二

益斋^①仁兄大人阁下:爱日中敬惟侍奉康乐,起居胜常为庆。友芝客杭再浹辰,既惬湖山之愿,又数得从素心人往还,萍蓬中久无此乐矣。濒行,既蒙惠善本书,叨盛饯多品之馈,感戢何既。别后九月半抵苏,丁方伯留议书局事宜,且为检核所藏,为之目录,应接不暇,未有一字申谢,意常歉歉。

^①益斋:即许增(1824-1903),字迈孙,号益斋,浙江仁和人,同治五年入马新贻幕。

十月半为沪游，舟中少暇，课书得八纸，聊用乞正。出山议定未？望早以霖雨福苍生也，肃颂文安。

此为致许增的一封信。据书信内容及《邵亭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四日“作字寄许益斋”，可知此信即作于此日。信中提到的“丁方伯”即丁日昌，九月中旬友芝至苏州，被时任江苏布政使的丁日昌留议开江苏书局事宜，并请为其检持静斋藏书。

三（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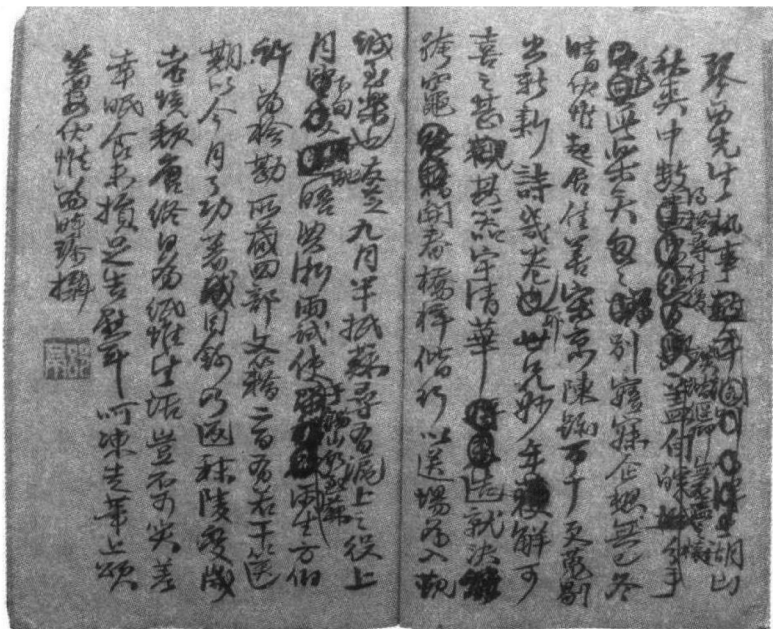
琴西^①先生执事：
湖山秋爽中，数得招寻往复，谈谐偃仰，无不尽之怀，盖自皖城分手，无此乐矣。匆匆为别，寤寐企想无已。冬晴伏惟起居佳善，宋京陈迹万千，更搜剔出新诗几卷耶？世兄妙年获解，可喜之甚，其器宇清华，造就决能跨灶，开春桥梓偕行，以送场为入觐，诚至乐也。

友芝九月半抵苏，寻有沪上之役，上月下旬，驰晤典浙两试使于锡山，仍至苏，留雨生方伯许，为检勘所藏四部文籍二百有若干篋，期以今月了功，著成目录，乃返秣陵度岁。老境颓唐，终日为纸堆生活，岂不可笑！差幸眠食未损，足告慰耳。呵冻走笔，上颂著安，伏惟为时珍摄。

此为致孙衣言的一封信。据书信内容及《邵亭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五日“作字寄孙琴西”，知此信即作于此日。又据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序，持静斋藏书共有三百有若干匣。而至十一月五日，已检点了二百馀匣，本月内可望完成全部目录的初编，回南京度岁。

四

谷山^②中丞大人阁下：晴冬敬惟起居安胜。仁化所洽，两浙士庶罔不欣



（图二）

①琴西：即孙衣言（1814-1894），字琴西，又字邵闻，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任安徽按察使，著有《逊学斋诗文钞》等。

②“谷山”：即马新贻（1820-1870），字谷山，号铁舫，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同治九年两江总督任上被刺身亡。

欣如负暄之温,庆颂无已。友芝中秋晋谒,仰蒙教诲饮食,诱掖逾引,感悚交并。惜飘泊颓唐,无以答盛意耳。叩辞后暂停苏门,寻有沪上之役,前月尾始还苏。丁禹生方伯留为检点所藏四部文籍,期以一月葺事,始还金陵。南望崇阶,惟有翘企,手肃,恭请钧安。

此为致马新貽的一封信。据书信内容及《邵亭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所记,信当作于该月某日。

五

禹生中丞大人阁下:自前月叩辞后,以十日登舟,十九日抵金陵,命带致劄刚^①书件,随即缴致。伏暑骤热,敬惟起居安胜,敷布称怀为庆。《牧令书》想删定脱稿,半已付雕矣!昨日适得蜀中寄到乡前辈高青书^②丈《游宦纪略》二卷,是其后人新刊行者。观此公自述,其以勤敏缜密,造福斯民者不少。谨寄呈钧览,或可采择一二,以类附入当类之末也。

又晤查亩委员方令濬益^③,言胡果泉所刊《通鉴》板子,虽已残失,存者犹能过半,现藏于鄱阳县令公馆之楼头,其馆即胡氏宅子,其板可以购买。方令谓其识鄱阳令,乞中丞于该令销差时传问其详,若能设法购得此板于吾苏书局,省功费不小矣。何莲舫^④自扬来,亦言及此,谓王霞轩^⑤犹守饶州,但得中丞一纸书,谆切托其速为代购,即先致板然后酬直,未尝不可。据二人所言,实大有裨局政,谨缕述以闻,伏惟裁夺。

友芝暑中痲疔漫起,不能衣冠应客,唯日坐纸堆中,以为消遣。计完此月,静持斋^⑥文籍必能条理整齐,以报命也。现在局工方专力《牧令书》,此书毕,即新影宋之《通鉴目录》可以附雕,其《通鉴》正功且宜暂停,即以此时谋致胡板。乃因核其存亡,以为刊补,亦不致复刻虚费,此机殆不可失也。

①劄刚:即曾纪泽(1839-1890),字劄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官至户部侍郎兼刑部、吏部侍郎,有《曾惠敏公遗集》十七卷。

②高青书:即高廷瑶(1765-1830),贵州贵筑人,字青书,号雪庐,以名解元起皖省倅丞,善断狱,号为能臣。撰有《宦游纪略》二卷(按:函中作《游宦纪略》)。

③方令浚益:即方浚益(?-1899),字子聪,安徽定远人,官金山知县,有《吉金录》。

④何莲舫:即何栻(1816-1872),字廉昉、廉访、莲舫,号梅余,别号梅余道人。江苏江阴人。道光二十年举人,二十五年进士。咸丰五年授江西建昌府知府,同治元年调任吉安知府,以事罢,乃赴淮扬经营盐业,获巨利。性豪放,诗有奇气,甚得曾国藩器重。著有《梅余庵诗稿》、《梅余庵乐府》、《梅余庵文稿》、《衲苏集》等。

⑤王霞轩(1821-1881)即王必达,字质夫,号霞轩,广西临桂人,同治年间知饶州府,多有政绩。

⑥莫友芝书信、日记中均将“持静斋”写作“静持斋”,当系丁日昌斋名原为“静持”也。

此为致丁日昌的一封信。信中除了言及本月可完成持静斋藏书编目外,还言及苏州书局所刻《资治通鉴》及丁日昌所辑《牧令书》等重要内容。有关此信写作日期,《邵亭日记》同治七年六月七日载:“作字寄丁中丞,言胡氏《通鉴》板子宜购买,且以高青书丈《宦游纪略》致之,或有资于新定《牧令书》也。”由此日前推至五月初九,载莫友芝欲暂还金陵,丁日昌托其带三箱书于曾劼刚;初十日载莫友芝登舟告别;十九日载莫友芝到达金陵寓所;二十日载:“以《周礼纂训》、《史记》柯本、《北堂书钞》明写本、《开元占经》旧钞、《元遗山诗》明刊等凡八种呈湘乡公,并致丁中丞所寄书三箱。”与信中所述一一相合,故知此信作于同治七年六月七日。另外,在前四封致高均儒、许增、孙衣言、马新贻的信中,莫友芝均言同治六年十一月即可完成持静斋书目的初步编纂,为何至此七年六月七日仍云“计完此月”?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序〉》云:“同治丁卯秋末,友芝游浙,还及吴门,禹生中丞命为检理持静斋藏书,三百有若干匣,散记其撰述人、代、卷帙、刊钞。逾两月,粗一周,未及次序。明年春,开书局,董校旁午。夏秋间,暂还金陵,略以四部别之。”原来同治六年十一月时只是“未及次序”的粗过一遍,同治七年春忙于书局事务,至六月才“略以四部别之”。

信中所言“《牧令书》”实指丁日昌所辑《牧令书辑要》十卷,是从徐栋二十三卷的《牧令全书》中重新删定编辑的;所言“胡果泉所刊《通鉴》板子”乃指苏州书局刊刻《资治通鉴》所用刊版之事。同治七年春,丁日昌奏开苏州书局,聘莫友芝为总校,拟刻《资治通鉴》,商定从最末一卷印起,层累而进,四月初十,“以《通鉴》胡刻二册付雕”(据《邵亭日记》),进展顺利。五月初九,友芝还金陵;六月初四,“方子聪、何莲舫相过,皆言胡氏《通鉴》残板可购。”(据《邵亭日记》)《邵亭遗文》卷三《资治通鉴后识》亦载:“伏暑中,方县令潘益、何太守栻、桂观察嵩庆,一日之间先后来告曰:‘鄱阳《通鉴》板犹八九在,曷致诸苏局,补缀以行,必事半功倍。’”于是友芝速写此信,向丁日昌建议购买。

六

违训倏逾两月,翘企无已,恭维起居多祐,政化风行,吏道澄清为庆。擒匪竟荡平,李肃毅^①丰功懋赏,亦大快意。时得局中信,知梓手大集,自六月来,毕力于钩定《牧令书》,中秋前后可以藏事。大江南北吏曹,罔不亟望手奉一编,为亲民治矩,更冀推暨各省,翕然同风,尤盛事也。

^①李肃毅:即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廿七年进士。少受业曾氏,咸丰八年十二月入曾国藩幕,后创建淮军。同治三年赏一等肃毅伯,同治四年起历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两广总督等要职。谥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

友芝七月中秋，暑稍减，即拟驰赴闾门，补暑中疏旷。望日适得马雨农^①京信，其子仲良^②子倩遽以血症夭逝，为之感怆者累日。李壬叔^③因约改以廿六同行，比壬叔登舟时，贱内犹伤怀委顿，不能开解，又徇小儿辈意，更为少住。适有中堂^④直督之信，此老闻此，颇不称意，又谓友芝且毋亟行。即是小小行止，岂亦有谓或使或厄不自由者邪？旷功之咎，唯听严加议处而已。

鄱阳胡氏《通鉴》板子，如已定遣买，则须停翻刻以待。如局工毕《牧令书》，当即以《通鉴目录》付雕。其仿样友芝前在局时曾与刘令履芬^⑤、张训导瑛^⑥商定过，想此时已仿完，可以陆续上板。待此种刻完，至速亦更得两月，而胡板之买成与否，皆不至虚妨工作，唯垂察焉。

《静持斋书目》，自六月中旬考证次叙，约费四十日整功，于零星部件都有头绪，依经、史、子、集为次，每类各依时代，每部下，其收入《四库提要》者，但注《四库》著录，《四库》存目，未收者皆不注。其中有未传秘本，则各为解题以明之。其已收之宋元板及旧钞善本，亦为疏明。将来全目脱稿后，更于其中将有解题、有疏说者，别录成册，使一备一精，各自为编，而此目乃完也。八月初二。

第六封信未署致何人，但观其内容，乃致丁日昌无疑。《邵亭日记》同治七年八月二日亦载：“作字寄丁中丞，言中秋前尚不能趋局。”此信内容主要有四点：其一，言本年八月中秋前后《牧令书辑要》可以刊出；其二，言自己迟迟不能回苏州书局的原因，一是因为得亲家马雨农京师来信，其子马柄常（莫友芝

①马雨农：即马恩溥（1820—1874），字雨农，云南太和人，咸丰三年进士，曾以内阁学士任江苏学政。

②仲良：即马柄常（1848—1868），字仲良，马雨农之子，为分部候补主事，同治五年二月娶莫友芝女莫缙为妻，同治七年五月三十日亡。

③李壬叔：即李善兰（1810—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晚清著名科学家。同治元年在安庆入曾国藩幕，同治三年供职编书局。同治七年八月由郭嵩焘荐入京充同文馆算学总教习、总理衙门章京、户部郎中等。著有《四元解》、《对数探源》、《方圆探微》、《孤矢启秘》、等。译有《几何原本》、《重学》、《圆锥曲线》、《谈天》、《代数学》、《代数积拾级》、《植物学》等。

④中堂：指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咸丰二年奉命办湖南团练，咸丰十年署两江总督。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加太子太保衔，赐一等侯爵。四年五月奉命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负责剿捻。同治五年十一月奉命回两江总督本任。同治七年调直隶总督，同治九年调两江总督，十一年二月卒于任，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

⑤刘令履芬：即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浙江江山人，曾任直隶州同知，同治七年丁日昌开书局，檄刘为校讎。

⑥张训导瑛：即张瑛（1823—1901），字子燮，又字仁卿，江苏常熟人，著有《宋元本资治通鉴校勘记》七卷。

之婿)患病身亡,自己听从儿子劝告,暂留以慰妻子;二是曾国藩(即信中所言“中堂”)奉督直隶,自己欲暂留送别,且曾氏亦让他无须急行。其三,建议边等待胡果泉刊版《资治通鉴》,边仿刊《通鉴目录》,将来买成与否,皆不致误工。其四,言《持静斋书目》大体编成,其编纂思想为:“依经、史、子、集为次,每类各依时代,每部下,其收入《四库提要》者,但注《四库》著录,《四库》存目,未收者皆不注。其中有未传秘本,则各为解题以明之。其已收之宋元板及旧钞善本,亦为疏明。”并云将来拟将“其中将有解题、有疏说者,别录成册”(按:此即后来所编之《持静斋藏书纪要》)。

后来在莫友芝的努力下,丁日昌派人买下了《资治通鉴》胡板,并于同治七年十二月刻成了这部万叶巨编,书凡二百九十四卷,附《释文辨误》十二卷。“其二百有八卷以下暨《辨误》,同治戊辰江苏局刊;以上二百有七卷,则购鄱阳胡氏嘉庆丙子覆元兴文署旧槧,合之者也。”(《邵亭遗文》卷三《资治通鉴后识》)至于《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纪要》,《邵亭日记》也有后续记载:同治八年二月十四日丙辰,“谒中丞,缴其属编《书目》,并议局中印书购纸诸事宜,则谓当令提调一一具公牍稟请,以便批定。”同治八年三月初八日庚辰,“《静持斋藏书记要》二卷编成。”这六通书札时间所限,虽然无能言及刊刻《资治通鉴》和编纂持静斋藏书的最终结果,但对于我们了解其具体过程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室徐海燕馆员为本文写作提供资料的支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